

「明」譚元春著 陳杏珍標校

# 譚元春集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

〔明〕譚元春著 陳杏珍標校

# 譚元春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譚元春集

(明)譚元春 著

陳杏珍 標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32.875 插頁7 字數558,000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-3,000

ISBN 7-5325-2359-4

---

I·1193 精裝定價:58.70元

嶽歸堂合集卷一

景陵譚元春友夏著

四言

答素臣八章

截彼靈巖冽泉右之峩峩杉松青兕守之哲人  
嶽峙薄言偶之

山有柏其葉爲裊良士碩膚褒衣博紳休問榮  
暢棣棣津津莫我肯睽矧肯我噏

郊菴訂定譚子詩歸卷之一

竟陵譚元春友夏著

東海黃家鼎爾調閱

四言

答素臣七章

截彼靈巖冽泉右之  
戕戕杉松青兕守之  
哲人嶽峙薄言偶之

其二

明刻本《郊菴訂定譚子詩歸》

鵲灣集卷之四

竟陵譚元春友夏著

序

王先生詩序

醉藥軒遺詩序

潘景升戊巳新集序

秋閨夢戍詩序

周元如遺詩序

孟誕先詩經庄說序

新刻譚友夏合集卷一

嶽歸堂新詩

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

長洲 徐 汧九一

評

古吳 張 澤草臣

五言古詩

蔡敬夫先生賦寒河二詩見寄奉答二首又和

其來韻二首用呈懷抱

近來步趨鍾譚者類

知其清靈不知其蒼渾故求之愈親而去之

彌遠也請從此等詩想其開闔排宕之勢則

## 前言

譚元春，字友夏，湖廣承天府竟陵縣人。生於明萬曆十四年（公元一五八六年），卒於明崇禎十年（公元一六三七年）。舉天啓七年（公元一六二七年）湖北鄉試第一。對自己的鄉梓，譚元春在詩文中常用「景陵」、「復州」、「安陸州」等古地名來指稱。竟陵，清康熙以後改名爲景陵縣，不久又改名爲天門縣，屬安陸州，大約相當於現在的湖北省天門市。

譚元春是中國古代的著名作家和文學理論家，明末文學流派竟陵派的領導者和代表人物。提倡性靈之說。著述豐富，但傳世本中祇有選集譚友夏合集和譚子詩歸稍爲流行。

譚元春一生中，多年奔波在科舉路上，深受科舉考試之苦。他久困諸生，屢試不利。江夏令西安徐日久、督楚學錢塘葛寅亮都很贊賞他的文章，但卻未能錄取他。據說是因爲「當路忌葛公執法，遂疏論其文瑰琦過度，舉譚子與劉公侗、何公閎中輩諸篇爲口實，幾落學籍」〔一〕。以後督學周鉉敦勸譚元春出試，結果仍然未中舉。適逢恩選入太學，天啓四年（公元一六二四年）以恩貢上京，卻未能登第。天啓七年（公元一六二七年），譚元春年已四十一歲，始被主司李明睿拔置楚闈第一。隨後又遭母喪，憔悴草土中，服闋，再上禮部，又不第。崇禎十年，譚元春已「顛毛蕩然，車牙豁去」，再次公車赴京應



考，行至長店，離京三十里，因病猝死於旅店，年僅五十一歲。譚元春文名早盛，歷經萬曆、泰昌、天啓、崇禎四朝，卻一生偃蹇，賁志以沒，這是譚元春的個人悲劇，也是科舉史上的悲劇。

萬曆三十三年，譚元春結識了同邑的鍾惺。鍾惺（公元一五七四年——一六二四年），字伯敬，號退谷，萬曆三十八年進士，授行人，遷南京禮部祠祭主事，儀制郎中，官至福建提學僉事。一生仕途多挫折。鍾惺比譚元春年長十二歲，兩人相識時，鍾惺在社會上已有名望，而譚元春則剛出道。然而兩人志趣相投，文學見解相同，都主張抒發性靈，反對摹古，提倡靈迴樸潤的文風，兩人成了終身摯友，「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」。他們倡導的風格，人稱「竟陵體」，他們創始的文學流派，人稱「竟陵派」。

萬曆四十二、四十三年間，鍾譚合作，評選唐人之詩爲《唐詩歸》三十六卷，接着又評選隋以前的詩爲《古詩歸》十五卷。數年之後，《詩歸》盛行於世，家傳戶習，鍾譚之名滿天下。就連對鍾譚持抨擊態度的錢謙益、朱彝尊形容當時的盛況也說：「《詩歸》既出，紙貴一時」；「承學之士，家置一編，奉之如尼丘之刪定」；「對《詩歸》的評價，褒貶相去天壤。贊譽者稱『《詩歸》一選，手闢蠶叢」；「扶新領異，奮筆去取，無阿諛意，足使誇者去浮，鈍者長慧」；「而攻訐者則詈之『寡陋無稽，錯繆疊出，稍知古學者咸能挾策以攻其短」；「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，古來詩法於是盡亡」；「正聲微茫，蚓竅蠅鳴，鏤肝鉢腎，幾欲走入醋甕，遁入藕絲」；「譚元春去世以後，《詩歸》熱逐漸冷落。清乾隆以後，《詩歸》被官方否定並列入禁書目，再也無人重視它。

對鍾譚相去天壤的褒貶以至最終的否定，並非拘限於《詩歸》一書，更表現在對他們的著作和創作主

張上。這裏僅介紹譚元春。他的師友、擁護他的人喜愛他，器重他，對他的品行和詩文推崇備至。李  
明睿說：譚元春「所著書，海內奉爲壇坫」<sup>（九）</sup>。高世泰說：譚元春「至性絕材，清文篤行。孝友類元  
紫芝，而風流獨迴；介潔如孟東野，而澹宕不羣」，他的詩文，「篇關師友，則鄭重流連，語涉弟昆，則纏綿  
悱惻」，「攝古人於烟霜冰雪之中，開後學以靈樞着寒之緒」<sup>（一〇）</sup>。朱之臣稱：「友夏至性遠情，其爲詩  
清微靜篤，一以傳古人之深意，而生之以變，讀之正如春光搖曳，忽徙人之魂氣以赴之，而又莫能問其  
消息之所在，蓋非常哀樂矣」<sup>（一一）</sup>。譚元春所作詩文，也備受推崇，陳際泰就極贊「其中清遠自得之  
美」，認爲譚文「立義至深，無論長短偏全莊謔，一以其中之全者被之，所言皆肝膈至要，介然不欺，殆有  
道者也」<sup>（一二）</sup>。譚元春之友曾文鏡在嶽歸堂遺集序中，通過闡論詩文作品「依傍」與否剖析譚元春作品  
的特有風格，他說：「友夏詩文皆真率，然工巧者不能至也」，「友夏絕去町畦，自開戶牖，真可獨步當  
時，流聲後代矣。」而錢謙益、朱彝尊等人則對譚元春及其作品持激烈抨擊態度，把譚元春視爲異端，斥  
爲「詩妖」，錢評論譚說：「以俚率爲清真，以僻澀爲幽峭，作似了不了之語，以爲意表之言，不知求深而  
彌淺，寫可解不解之景，以爲物外之象，不知求新而轉陳。無字不啞，無句不謎，無一篇章不破碎斷  
落。一言之內，意義違反，如隔燕吳，數行之中，詞旨蒙晦，莫辨阡陌。」又引他人之評論，說：「友夏  
詩，貧也，非寒也，薄也，非瘦也，僻也，非幽也，凡也，非近也，昧也，非深也，斷也，非掉也，亂也，  
非變也」<sup>（一三）</sup>。可以看出，錢對譚差不多是全面否定的。除去錢謙益等人外，對譚元春和竟陵派的抨  
擊，影響最大的當屬四庫全書總目了。四庫全書總目沿襲錢、朱等人的舊說，斥責譚元春「好行小慧」，

是「小人而無忌憚者」，譏評譚作「詭僻」、「纖仄」。還進一步把明末的一些不良詩風，全部歸咎於竟陵。它以竟陵爲樣板，來評價明清之際的一些作家。如評論明代姚希孟的循滄集時說：「其文體全沿公安、竟陵之習，務以纖佻爲工，甚至游廣陵記於全篇散語之中，忽作儷偶一聯，自古以來，有如是之文格乎？」

四庫全書總目的否定成了評價譚元春及其作品的定論。從此譚元春的名字爲正統文人所不齒，他的作品被摒棄。學者無需對他作研究，祇要運用現成的結論，如澀奧、幽僻、纖仄、用典太濫等等就可以了。清乾隆以後，譚的著作成了禁書，有些選收譚作的詩文集也成了禁書，譚的不少詩文和專著通紀捷覽散佚不傳，即使有人對前人的結論提出質疑，有心重新評價譚元春，卻也沒有完整的資料了。

縱觀譚元春的全部著作，筆者以爲，對他全盤否定的作法是不公正的，錢謙益等人對他的譏刺和攻訐有失偏頗。譚元春有前人指出的毛病，但這些毛病並不遍佈他的全部作品。譚的全部作品，應是精華爲主，他是有貢獻的作家，在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。下面擬這個問題發表個人的淺見。

譚在作品中特別是序文、書信中經常談論他對文學的主張，甚至在詩歌中也闡述他的文藝觀點，這裏試舉一部分。

「文章思一變，豈敢羨鴻冥。」終異純魚想，歸惟棲性靈。」（四）

「夫詩文之道，非苟然也，其大患有二：一、樣者無味，靈者有痕。故有志者常精心於二者之間，而驗其候，以爲淺深。必一句之靈能同一篇之運，一篇之樣能養一句之神，乃爲善作。」（五）

「不肖以爲性命之學，反以有名爲宗，如列祖高僧及近代善知識大法師，其成就亦往往如其名之所至，而詩文之事，則非無名者不可。非無名也，名之來無意也。故有志於道者，宜往謁尊宿，而詩文一綫，如天際風鳶，待其煙沒雲滅而求之。」（一六）

「嘗言詩文之道，不孤不可與托想，不清不可與寄逕，不永不可與當機。已孤矣，已清矣，已永矣，口：如斯而已乎？伯敬以爲當入之以厚，僕以爲當出之以闊。使深敏勤壹之士，先自處於闊之地，日游於闊之鄉，而後不覺入於厚中。一不覺入於厚中，而其孤與清與永日出焉。乃知孤與清與永，非我能使之然也。」（一七）

「幽思侘傺，特詩之一種，又自屈左徒以來楚人之一種。」（一八）

「詩不可如詞，詞不可如曲，唐宋元所以分。予又謂曲如詞，詞如詩，亦非當行。要皆有清冽無欲之品，肅括弘深之才，瀟灑出塵之韻，始可以擅絕技而名後世。」（一九）

「辭人凡九變，大要歸楚辭。三百孔黜楚，楚賴靈均垂。無論聖與愚，不磨在精思。我所必起者，人亦難廢之。南鄧沅湖畔，不見芷與離。武陵自有谿，桃花所莫迷。已非古人境，空想古人奇。芳菲存毫素，我公幸臨茲。愚生本疏內，異采難華滋。靜中悟離騷，稍與初體宜。屈子何哀澹，楚原非猖披。振衰還古則，捨公當爲誰？」（二〇）

「詩生於心，而不生於心；畫生於物，而不生於物。物無之不然，物無之不可。即爲詩，心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即爲畫，吾終日所見山水、人禽、橋亭、雲煙、草樹之屬，皆畫筭也。凡境之可得而換者，皆筭也。而其人遠想，

所畫山水、人禽、橋亭、雲煙、草樹之屬，光影若執，而其間縹緲澹宕，時時流篋笥外，跡其神氣氣運，反爲笥之所不得收，而筆墨之用，有時奪乎造物者，畫也。」凡畫之所不得而笥者，皆詩也。」（二二）

「我朝之時藝，若晉人之放達，窺寶脫裨，風俗成矣。」善作時藝者，必天下之奇人。未有天下之奇人而肯下墮於近世好奇之習，先持一必爲奇文之心，令人可測其奇而耳目之者也。」予所最善友孟誕先，奇人也。其制義脈清，格渾而詞幽三致意焉。」我朝制科與晉代清談，其揆一而已矣。」（二三）

「文之妙在縹渺依稀之間。」（二四）

「顏公書法卓，方圓皆欲除。平生嬉怒情，向此無不抒。碑版盈山川，暇矣德業餘。能令天與地，如人華冠裾。次山頌中興，公也拜手書。欣然執末技，甘遜爲不如。推讓事君父，何事肯自居。以此鍊心腕，墨妙有本初。」（二四）

「尼父詩書二經皆從刪。刪者，選之始也。」選書者，非後人選古人書，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。」古今文章之道，若水瀉地，隨地皆瀉，常窟穴於忠孝人之志，幽素人之懷，是二者皆本乎自然，而文章之道，恆以自然爲宗，使非貞篤恬澹之人，諷高歷賞，光影相涵，雖其勤心，亦莫得而取之。」（二五）

這些論述，談到詩文之道、創作風格、寫作技巧、詩文體裁，也談到古與今、藝術與品行、編輯與創作等問題，內容豐富，論述精闢，言之有物，發人深思。反對派譏諷譚元春才劣，明史本傳中說鍾譚，兩人學不甚富，識解多僻，是不公正的。譚對文學的論述不能說完全正確，盡善盡美，但仍應視爲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寶庫的一個組成部分，值得今人去探討，去總結。

譚元春寫作了大量的游記、傳記、序引、墓誌銘、祭文、書啓、雜著，其文銘辭、游記爲工，書、序亦

有意致」(二六)，每種文體中都不乏優秀的作品。其中如三十四舅氏墓誌銘、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、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、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，以及與鍾伯敬書、與金正希書等等，即使在詆罵竟陵派最激烈的年月，也是有識之士公認的好文章。這些文章，說理透徹，敘事脈絡分明，所記人物栩栩如生，情感真摯動人。黃宗羲稱這些文章「皆一片性地流出，盡洗書本積木之氣，棲泊人心腑間，如吞香咽旨，雖歐蘇不能過也」(二七)。

筆者認為，他的散文有兩大特點。

第一，善於攝取生活中的平凡小事，言簡意賅地表達思想。題材清新，立意深刻。敘述娓娓動聽，色彩淳厚樸實。三十四舅氏墓誌銘，用極短的篇幅記敘舅氏的生平和言行，祇有寥寥數語，所記事件都是小事，寓意卻很深刻，讀後耐人尋味。一個辛勤力穡、輕視名利、「勿向幻世作認真事」的恬淡農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他記敘的人物，大都沒有驚天動地的業績，憑着一舉一動的描述，卻使人物聲貌俱在，德業全見。他記事物，例如一鶴一杖，三言兩語就能躍然紙上。他寫游記，讀者就如身臨其境一般。

第二，散文中傾注了作者的真實感情，因而真摯動人，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。作者對家人、師友、親朋的感情隨時流露，且傾透紙墨。他寫這類文章不做作，不雕飾，率性而作，寫「性情之言」，因而能使讀者感受到他對親友的記掛和思念，他失去親友的巨大悲痛。款款真情，溢於言表。他規勸親友，有笑容，也有厲詞，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，能使親友折服，也能使讀者感動。

譚元春好交游，重友情。他周圍簇擁着不少中下層知識份子，他們喜愛他的作品，擁護他的主張。譚元春曾享有盛名，決不是無緣無故的。李明睿說：「景陵之文，不在文而在交誼之厚，故一時文名噪甚，奪中原七子之幟而建之標，良有以也。」（二八）李明睿的話是對譚元春及其作品比較中肯的評價。

譚元春的詩歌創作同樣具備這兩個特點。他的詩作，受到的責難比散文還多，一般用「冷僻拗澀」來概括。但是就譚的全部詩作而言，並不乏生動活潑、情真意切的作品。

把日常瑣屑小事融入詩中，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現詩人的胸懷，使詩中充滿「天真」之趣，是譚詩的一大特點。如病中奉侍老母上紅濕亭子一詩，平易通俗，老嫗也能聽懂，不亞於白居易的詩歌。詩尾「手指荆花勉諸郎」一句，用了紫荊花的典故，並不深奧，加上「以身作杖任母扶」幾句，展現了一幅母子兄弟和睦相愛的畫面，融洽的家庭氣氛突現紙上。這類詩作，譚集中並不少見。

譚詩也以傾注感情見長。親人團聚，友朋相見，譚元春賦詩志喜，從詩題到詩的正文，處處洋溢著喜氣。友人仕途遭挫，譚元春贈詩寬慰，感情深沉淳厚。他的詩歌中，以悼念詩最能體現作者的風格，這裏舉悼念蔡復一和鍾惺的詩歌為例。譚與蔡復一交情深厚，蔡看重譚「筆慧而人樸，心靈而性厚」，而譚則視蔡為「師友骨肉」（二九），蔡亡故後，譚傷懷作歌，歌中他發誓：「我生有願誓當了，棕笠入閩拜阡草」，他描述自己的近況：「石火忽忽眼中飛，自公逝矣吾潦倒」，他更痛心從此失去蔡師的指教：「新文一卷向誰看，冥默焚之用自考。」（三〇）鍾惺去世後，譚元春極度悲傷，一氣寫下喪友詩三十首，首

首是交情，首首含涕淚，把他對好友的深情和思念表達得淋漓盡致。引文中「交終矣」三個字，蘊含着無限的悲痛。李明睿說，譚元春於「師友之情，當吾世罕見其儔」，「則不獨才過人，其德有足稱者」(三二)。譚的詩作證實了李明睿的話。譚的這類詩作，體現出來的是厚重樸實，而不是冷澀纖佻，這類詩歌是不能單純以聲調工拙來衡量的。

綜上所述，筆者以為，前人對譚元春的評論，有吹毛求疵，以局部指責全體的毛病，其中有偏見，也有苛求。譚的創作，有特色，有成就，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理應佔有一席之地，不失為一份珍貴的遺產，值得今人去吸收，去借鑒。

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譚元春遭受強烈的攻擊以至被否定呢？筆者認為可能有如下這些原因。

一、詩歸的編選遭到一些人的忌恨。鍾譚所以要編選詩歸，是因為「傷風雅之淪喪」，想變革文風。在詩歸序中，他們指責當時的一些選詩者，不「求古人真詩所在」，一些「大家」，選詩時「大要取古人之極庸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」。鍾譚的批評會觸怒這些「大家」，而鍾譚的評選也有犯忌的地方。蔡復一曾忠告譚元春「詩歸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，宜刪去一二」(三三)。譚元春自己也說：「詩歸出版後，幾以此得禍者數矣」(三四)。

二、正直的為人和耿介的作風使譚元春遭到一些人的忌恨。鍾譚本性「孤迥」。鍾惺「為人嚴冷，不喜接俗客」(三四)，他「不與世俗人交接，或時對面同坐，起若無睹者。仕宦邀飲，無酬酢主賓，如不相屬，人以是多忌之」(三五)。譚元春雖不像鍾惺那樣外露，但同樣厭煩俗客，他在答李長叔表兄一信中，



發泄了對俗客的不滿。他不願結交名人，鍾惺爲他刻詩南都，他戒鍾惺「勿乞名人一字爲序」〔三六〕。這樣，他們必然失去世俗人的支持，而這些人往往有一定的權勢。譚元春很厭惡宦官專政，他在作品中揭露宦官的跋扈，爲慘遭魏忠賢殺害的楊漣等人作序，爲反抗魏忠賢的名臣周嘉謨寫祭葬詩，雖說詩文寫在楊、周等人平反之後，但仍會遭到社會上惡勢力的反對。譚元春敢於爲一些遭遇不幸的人物寫詩立傳，他爲小人物魏太易哀歌立傳，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舉制度的弊病，他爲犧牲在抗清戰場上的兵部侍郎劉之綸作傳，也揭露了朝政的腐敗，這類作品也是要得罪一些要人的。

三、譚元春的作品和創作主張不合正統文人的口味，遭到他們的嫌棄。他主張創新，反對墨守陳規，如他和鍾惺都喜歡用短句、疊句、疊字和虛詞，有詩歌散文化、散文自由化的傾向，這種文風是難以被主張聲律的人們所接受的。譚元春還把家常敘事話語引入詩歌，在詩中聊家常，這類詩歌也會遭到「通人」的指責。他又把深奧的議論文話題納入詩中，這類詩歌難免會與澀難解。改革本身就會遇到阻力，加上他的詩文中也確有一些敗筆，遭到攻訐也就不足爲怪了。鍾惺去世以後，有些文人借竟陵之名來標榜自己，或假托鍾惺之名來出版著作，也壞了鍾惺的名聲，爲反對派提供了口實。

四、譚元春天性喜山水，愛交游，他經常在江山幽勝之地聚朋會友，組織詩文社，吟詩作文，他的作品深得山水之助。在復社最興盛的時候，譚元春和四個弟弟都加入了復社，他的朋友如孟登、阮先、周聖楷、伯孔、譚如絲、素臣、萬時華、茂先、劉斯陸、士雲等也都加入了復社，復社領袖張溥、復社成員徐汧等都曾大力鼓吹譚的詩文。文人社團能烘托文章聲氣之盛，而一旦發生黨禍，又有滅沒的危險。明